

浴火凤凰

■赵广宇 向勇 刘鹏

气；细腻的手掌没经几轮攀登训练就被磨得起了水泡；战术训练后身上更是伤痕累累……

面对周围说她是“自讨苦吃”的冷言冷语，郭秀娟并不气馁，她暗下决心：自己选择的路，即使爬也要爬到终点！

“一天不摸枪，手心就发痒；一枪没瞄上，睡觉也不香。”苦练不蛮练，她结合自己大学所学的知识动起了心思：用数学知识分析弹道数据，掌握射击规律。“别人射击凭感觉，我凭数据。”翻开郭秀娟的“射击日记”，满满的都是各种数据和图像，涵盖气象情况、弹着点分布、武器性能参数等方面。

训练中，看似“自讨苦吃”的一次次努力，却让她百炼成钢。郭秀娟很快练就了一身特战本领，不仅攀登、格斗、特种驾驶等特战课目样样优秀，而且手枪、步枪、冲锋枪指哪打哪。

积跬步以至千里。每当用汗水换来进步，郭秀娟都会像春天的藤萝得到雨露滋润，再次高昂起头倾向着新目标探索。

凭借过硬的功夫，郭秀娟在一次比武考核中一鸣惊人：五公里武装越野第一名、手枪射击第一名、自动步枪射击第一名、狙击步枪射击第一名、基础攀登成绩第一名。

郭秀娟并没有因为取得好成绩而骄傲自满，相反，她更加努力攻克险难课目，对于她来说，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
在东北，形容敢闯敢干、有虎劲儿的人有个形象的俗语：“有钢儿”。郭秀娟经常拿这个俗语来要求自己，而且她就是其他官兵眼中“有钢儿”的女兵。

眉目清秀，高鼻梁、丹凤眼，一头干练的短发，郭秀娟看似娇小的身躯里隐藏着巨大的能量。

2015年夏季的一个清晨，虽然惊雷滚动，大雨倾盆，旅里组织的“飞车过顶”心理行为训练没有改变日程。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，突然有人注意到，站在场地中央的竟然是一名女兵。“平时训练女兵能参加，但是这么恶劣的天气，女兵能行吗？”考虑到天气给训练增加的难度和危险，有的人认为女兵不应该参加。

雨水顺着帽檐不停地往下流，郭秀娟瞪大眼睛盯着迎面驶来的猛士车。20米，15米，10米……几乎到了极限距离，郭秀娟才迅速躺下，车“嗖”地一声从她身上掠过，她满身泥巴站起来时，迎来在场官兵雷鸣般的

掌声。

“没想到一个女兵竟然这么勇敢，当时担心她是被吓‘木’了，我做好了随时处置的准备！”精通特种驾驶的班长提起郭秀娟满是佩服。

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害怕，有啥秘诀？皮肤黝黑的她“嘿嘿”一笑，露出洁白的牙齿说：“想当一个好兵，得‘有钢儿’才行！”

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郭秀娟一路走来同样步履蹒跚。一次滑雪训练，排长发现郭秀娟在队伍后越落越远，便返回去接她。此时，郭秀娟眉头紧皱，面色苍白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见排长过来帮忙，她咬着牙奋力向前蹬滑，动作已经不协调。

“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拦下郭秀娟，排长一时间不知所措，因为她知道，郭秀娟一向坚强，如果不是疼痛难忍她绝不会是这副面相。

脱下雪鞋时排长傻眼了，郭秀娟右脚的袜子被鲜血浸透，脚踝处露出的血肉和磨破的袜子粘在一起。撩起裤腿，“迎面骨”上一个鸡蛋大的包泛着青紫。原来，平时负重滑雪时郭秀娟总是偷偷往背囊里多放重物，每天滑雪训练为自己加量。

郭秀娟是忍着怎样的剧痛坚持训练？想到这，排长瞬间泪崩了。

郭秀娟却笑着说：“扛得起特种兵的荣誉，就要吃得下特种兵的苦。这些伤都是小事，没那么疼，回去处理一下就好了。”一个月后，她成功跻身全旅滑雪训练尖子队，成了训练场上的“雪上飞狐”。

不但在滑雪训练中表现出色，郭秀娟在跳伞、潜水、机降等险难课目中同样身手不凡，并在训练中接连打破女子手枪特种射击、女子步枪特种射击、女子3000米滑雪3项纪录。

郭秀娟特别喜欢电视剧《亮剑》中李云龙的一段话：“纵然是敌众我寡，纵然是身陷重围，但是我们敢于亮剑，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！”

2016年春天，还是上等兵的郭秀娟被推荐为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拔对象。参赛队员的选拔采取末位淘汰制，选拔过程异常残酷，最后的参赛名额只有4个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在最后一次选拔考核中，郭秀娟以“替补队员”身份获得了出国比武的资格。

“出去坐‘冷板凳’并不是我的初衷，摘金夺银才是我的目标！”训练场上的郭秀娟开始更加刻苦努力地训练。凭着这股狠劲，郭秀娟弥补了自己的弱项，训练成绩节节攀升，硬生生地从“替补”变成

了“主力”。然而，就在出国比武前夕，意外发生了——

“有人受伤了！快叫军医！”一次训练，郭秀娟从障碍上摔下来，满脸鲜血。此时，距出国比武仅剩10天时间。俄式400米障碍的跑道上，郭秀娟在通过最后一个障碍“残破梯”时，不小心一脚踏空，头部狠狠地撞在了梯子的横杆上，鲜血瞬间浸透了作训服。

军医给她缝了15针，并给出忠告：“伤口太大，完全康复需要半个月，应该放弃比武，退出训练场。”

大赛在即，决不放弃！在郭秀娟的再三请求下，军医允许她适时重返训练场。受伤后第3天，伤口还没拆线，她就恢复了训练。头部充血不能跑步，她就顶着纱布练习射击，一遍遍练救护技术。受伤后第5天，伤口刚刚拆线，郭秀娟立刻重回跑道恢复了体能训练。

比赛当天，各国的高手们各个当仁不让，几轮成绩互相咬得很死。“即使倒下也要倒在冲锋的方向上。”郭秀娟忍住伤痛、顶住压力，以压倒性优势夺得俄罗斯“国际军事比赛-2016”女子手枪射击第一名、步枪射击第三名，女子团体第二名的优异成绩。

成绩公布，现场观战的中国人欢呼雀跃。“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！”置身国际赛场，这句经常被他们挂在嘴边的话，此时此刻有了更深的内涵。

国歌奏响，红旗飘扬。那一刻，凝视在异国他乡赛场上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，郭秀娟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戴上金灿灿的二等奖奖章，那个拿着一张女特种兵握枪图片的大学生士兵，已经蜕变成了一只“火凤凰”。

“战场上没有女人，只有军人，险难课目男兵能做到的，我们女兵一样能做到！”险难任务面前，郭秀娟从不逊色于男兵。

2017年12月，郭秀娟被该旅选派到三亚集训，各路高手齐聚一堂。一次队里组织比武竞赛，军事地形学按图行进课目有一段择优路线，要穿越一块已经收割的庄稼地。比武中，一些男兵选手都小心翼翼地通过，而作为为数不多的女兵郭秀娟却全然不顾脚下庄稼秆留下的尖刺，拼命似地往前冲。当她率先完成任务到达终点时，考官们发现她穿的迷彩胶鞋多处被刺破，双脚还不断地往出渗着鲜血。

经过紧张激烈的集训，郭秀娟的潜水、操舟、射击等特战技能再次得到“浴火”。她的“火凤凰”形象在各兄弟单位战友心中也烙下了深刻印记。5年军旅淬炼，对郭秀娟来说无异于浴火重生。强军路上，她还将书写更多的传奇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小时候，最常听父亲提起的一个军人称谓，就是“团长”。他曾无数次说起，他当兵时在内蒙古打坑道，一次，他们的团长来慰问他们。团长和他聊了几句，发现他喜欢看书、爱好文学，就把他调到了团里当报道员，虽然服满三年兵役父亲就退伍了，但却自此走上了文学路。那位团长是改变他人命运的人，是他一辈子不能忘的人。

我认识的第一位团长，是某坦克团刘团长。那是2002年，我刚考入军校参加军训的时候。刘团长脸色黝黑，头发很短，穿一身有点旧的迷彩服，说一口并不标准的普通话，走路还有点跛。在第一次内务检查中，他把男生宿舍叠得不成形的被子直接从三楼窗户扔了出去，把女生宿舍乱七八糟的小玩具、小零食、化妆品全部没收。于是他便收获了一个外号——“野蛮人”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抓到一个偷偷把没吃完的馒头扔掉的学员，便罚所有人站一个多小时军姿。烈日当空，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我盯着远处宿舍楼的窗户默默数数，数着数着就觉得窗户渐渐放大，世界在眼前颠倒了。后来模模糊糊中，感觉有人把我背到了花园的亭子里，等到眼前的一切再度聚焦时，我看到了刘团长站在我面前。我吓得赶忙站了起来，晚上又跑到了队伍里继续训练。当天晚上的例行点名时，刘团长说，今天一个女学员让他很受感动，她在训练场上晕倒了，本可以休息一天，可没想到她刚恢复意识就又跑回去了。然后他指了指我说，大家要向她的学习。后来每次他见到我，都会笑着对我说，记得吃糖，别再晕倒了。而我从那时起，觉得军训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，现在想来，或许是因为受到了鼓励而坚强起来。

直到一天晚上，团里组织看电影《冲出亚马逊》，看到特种兵王晖经过残酷恶劣、超乎生理极限的训练，为中国在世界争得最高荣誉的时候，我深受感动，第一次有了成为军人的自豪感。此时，我看到了站在我旁边不远的刘团长揉了揉眼睛，一些晶莹的东西透过大银幕的亮光在他的眼里闪过。原来刘团长曾经也是一名特种兵，在广西参加缉毒任务时被流弹击伤腿部。他努力进行康复训练后重返军营，虽然腿有残疾，但还是取得了军区大比武前十名，调到了这个有“装甲雄狮”之称的坦克团当团长。军训结束时，我获得了“军训优秀学员”的奖章，刘团长将奖章递给了我，我立刻站得笔直，朝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很用力地对他说了声“谢谢团长”。

我认识的第二位团长，是偏远山区某通信团白团长。大二暑假，学校安排我们去部队体验生活。据说白团长是当年的高考状元，学习很好。但是为了给贫困的家里节省费用，他填报志愿时报了军校，毕业后分到这个大山沟里的通信团某连当排长，大学时的初恋女友嫌他分配得太偏远，跟他分手了。后来他因为专业技能出色，当了团长，娶了一位小镇姑娘为妻。我们这帮文艺女青年当时都管他叫“悲情团长”，说要把他的故事写成凄美的爱情小说。训练之余和他聊天时，他告诉我，他的同学几次跟他说，让他脱了军装一起做生意。但从穿上军装那一刻起，他就感觉自己再也无法脱下这身军装。几次之后，他便再也没有了转业的念头，只想干好工作，带好兵，看管好通信线路。妻子刚刚给他生了大胖小子，他说，将来儿子知道他是军人，会感到骄傲的。暑假结束了，临别时白团长带着营长、连长、班长、战士们站在团营区门口挥手为我们送行，我哭肿了眼睛，回头看着他们的身影渐渐缩小成几个绿点……

我认识的第三位团长，是原八一电影制片厂《我的长征》摄制组的“翟

记忆中的团长们

贾秀琰

团长”。那时我刚刚毕业分配到厂里，又被派到了远在贵州的剧组去为电影撰写宣传稿。这位“翟团长”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长，而是电影的总导演翟俊杰。电影的拍摄地就在红军当年长征的沿线，虽然70年过去了，曾经的荒郊野岭、恶水险滩间，条件依旧十分艰苦。每天气温都高达35℃以上，在一阵暴晒一阵暴雨的野外，为了给大家鼓劲儿，导演开玩笑说：“你们喊我团长吧。”他让大家把自己当成冲锋陷阵的战士，拿出长征精神拍“长征”。湘江之畔，随着现场导演一声“开始”，几千名扮演红军战士的部队指战员踏上了浮桥，投入到奔流的江水中，炸点在他们身旁不断响起，掀起十几米高的浪花，场面激烈恢弘。70年前的湘江大战犹在眼前，年逾60岁的老“团长”振臂高呼，八一电影人冲锋在前，看着这一幕，我禁不住热泪盈眶。原来战争电影是这样拍出来的，这电影里注入了军人的精魂，所以才能如此感动人、鼓舞人。

我认识的第四位团长，是原内蒙古某通信团马团长。当时上级组织我们下部队代职锻炼，我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军区某通信团。这位马团长气宇轩昂，声如洪钟，说话说到兴奋之处还能载歌载舞。在那里代职的前两个月，我跟着他走遍了那个团管辖下的所有护线哨所。最后一个月，我随马团长参加了一次军事演习。马团长全副武装，一声令下，各种高科技通信装备铺陈完毕。我坐在指挥车里，看到一辆辆坦克呼啸而过，扬起漫天黄沙，听到一声声火箭炮发出震天巨响。这一刹那的真实战场，一定会令很多热血男儿痴迷不已。看到马团长镇定、快速、娴熟地回应着一切情况，我深深感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优秀的军人在，虽此刻置身硝烟弥漫的战场，心中亦能如此安全和踏实。休息的时候，我对马团长说：“您真是太帅了！”马团长笑笑，指了指前方的作战指挥席，说：“总有一天，我要坐在那里！”

高高树上听远方

■严德勇

尉身边快速侧身而过。

突然，蒋上尉鬼使神差般，往左一个侧身，挡在女孩面前，莫名其妙地给美丽的女孩“啪”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！女孩猛地抬起头，满脸羞红地望着蒋上尉，眼神中满是错愕。这时，蒋上尉突然扬起左手腕，盯着手表上的指针，憋红着脸，一脸憨厚地问女孩：“同学，请问你需要问时间吗？”女孩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一惊一笑间，东湖波光潋滟……

美好的时光总是脚步匆匆。一个多月的假期过后，蒋上尉不得不告别心上人，回到大山深处的艰苦连队。俩人开始鸿雁传书。然而，旅部通讯员每半月才给连队送一次报纸信件，翘首盼望心上人信件的日子很熬人。

当时，连队只有一部军线电话，无法拨打外线电话。连队没有互联网，几乎没有手机信号。如何捕捉那时有时无、气若游丝的手机信号？蒋上尉想了许多办法，都不尽如人意。

有一天，旅首长来连队检查工作。紧急集合，唯独缺少连长蒋上尉。“连长干嘛去了？”旅首长满脸怒色地逼问。指导员怯生生地回答：“在后山的那棵大树上。”“荒唐！在树上干什么？”旅首

长追问。“那棵树上有时会有一点手机信号……”

旅首长在指导员带领下，爬上后山，只见在一棵最高大的树上，身着迷彩服的蒋上尉，爬到了接近树梢的部位，将手机高高地伸向空中。蒋上尉对旅首长的到来浑然不觉，焦灼的嘴唇咧开着，不时对着手机发出“喂喂”声……旅首长静静地站在树下，一直等他“喂”完电话。

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岂只在朝朝暮暮。一年后，蒋上尉的爱情开了花，他和心上人走进了婚姻殿堂。新娘来到这个需要爬在树上打电话的地方，在连队饭堂举行了一场简单朴素的结婚仪式。新娘的美貌容颜和知性气质，震惊了全连官兵，官兵笑称：“连长爬这一年的树，真值！”

又爬了一年的树之后，蒋上尉的爱情结了果，一位眉目如画的小千金呱呱坠地了。蒋上尉爬树爬得更勤了，很多时候，手机里传来的婴儿嬉笑声，能让蒋上尉脸上的笑容流光溢彩一整天。

多年以后，那棵高大的榕树似乎更加高大茂盛。不远处的山腰上矗立起一座信号发射塔，官兵们再也不用去爬那棵榕树了。



如画(中国画)

何学斌作

长征

第4236期